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經部

書傳輯錄纂注卷一下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六百九十五

經部

書傳輯錄纂注卷一下

元 董鼎 撰

朱子訂定蔡氏集傳

大禹謨

謨謀也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其所載有未備者於是又叙其君臣之間嘉言

善政以為大禹皋陶謨益稷三篇所以備二典之未備者今文無古文有

纂註

孔氏曰禹

稱大大其功

○陳氏

大猷

曰序言禹成厥功指

禹之實也書名大禹謨以此書多禹之謨也禹

之功多見於謨之所述○姜氏曰禹以功顯而

稱謨何也禹告舜曰后克艱而政又德政養民



而勿壞此禹之嘉謨也使治水之功雖成而不克艱無德政則水患雖去患有甚於水者是前日平患之功必有資於此謨以保其終也故夫子序書以禹謨為先而禹貢為後以見嘉言之益其在胼胝之功之上也歟○王氏日休曰禹以功臯以謨而禹亦謂之謨者以其功已見於禹貢此則紀其謨而已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命教祇敬也帝謂舜

也文命敷于四海者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是也史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教於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於舜如下文所云也文命史記以為禹名蘇氏曰以文命為禹名則敷於四海者為何事輯錄吳氏云此書不專為大禹而作此十有七字當邪輯錄是後世模倣二典為之臯陶謨篇首九字亦類

此今案此篇稽古之下猶贊禹德而後篇便記臯陶之言其體亦不相類吳氏之說恐或然也書說纂註

孔氏曰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呂氏曰聲教如此亦已至矣方祇承于帝無一豪自有意見焉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然祇承與重華異重華有日月並明之意祇承不過坤承乾之象此帝王之間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日以下即

禹祇承於帝之言也艱難也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即此意也乃者難辭也敏速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為臣之職夙夜祇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而輯錄自后克艱厥后至四夷來王只是有不容已者矣一時說話後面則不可知廣德者言其德化之纂註林氏曰人知舜恭己以享無為之治深也書說不知舜之君臣自一話一言未嘗不

以艱難為戒惟君臣不忘於克艱此所以享無為之治也○陳氏大猷曰君臣克艱乃政化之本原禹謨之綱領也忽其艱則玩畏其艱則沮徒以為艱而不克盡其艱則畏而沮與忽而玩者均耳故禹不徒曰艱而必曰克也○新安陳氏曰後世言政不及化政又而民敏德政非徒徒政政即化也此其功用皆本原於共政之君臣精神心術中君臣克艱憂勤戒懼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人知政又而能使民敏德之不易則知君臣克艱之易者矣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嘉善

攸所也舜然禹之言以為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為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

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尤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輯錄

無告困窮也

帝纂註

孔氏曰舜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衆從人矜孤愍窮凡人

所輕聖人所重○蘇氏曰無告天民之窮者困窮士之不遇者○陳氏經曰言周伏至咸寧此時堯若可以自足而尤稽衆從人不虐不廢堯之心不自足也使於此自以為足而不加之意安足以為堯哉孔子以博施濟衆安百姓為堯舜其猶病諸此足以形容堯之心矣○程子曰苟謂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真氏曰知為君之難易真知其難而能盡其道者難故曰允若茲惟帝時克世之人主謂言已用而不必求言不知伏於下者之難達也賢已得而不必求賢不知遺於野者之難進也惟堯於此一以難視之故能便言不伏賢不遺而致萬邦之安雖然堯尤慮其難也方且稽衆以求事理之當舍己以求人情之公易虐者不虐易廢者不廢皆

自克艱一  
念為之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

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

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眷顧奄盡也堯之初起不見於經傳稱其自唐侯特起為帝觀益之言理或然也或曰舜之所謂帝者堯也羣臣之言帝者舜也如帝德罔愆帝其念哉之類皆謂舜也蓋益因舜尊堯而遂美舜之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當然也今案此說所引比類固為甚明但益之語接連上句惟帝時克之下未應遽舍堯而譽舜又徒極口以稱其美而不見其有勸勉規戒之意恐唐虞之際未遽有此諛佞之風也依舊說贊堯輯錄都歎美之辭也都者君子之居鄙者野人為是輯錄之居故古者謂野為鄙謂都為美也書說纂



註孔氏曰益因舜言又美堯也言堯有此德故為天所命所以勉舜也○薛氏曰聖神武文即廣運之所發

也○陳氏大猷曰廣如天之無不覆運如天之行健不息聖神如天之造化不測武文如天之春生秋殺聖神

自其妙於無迹者言之武文自其顯於可見者言之知天德則知帝德矣○真氏曰廣運而與天同德故能受

天之命益之勉舜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惠順迪道也逆

全在廣運二字反道者也惠迪從逆猶言順善從惡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也以見不可不

艱者以此而輯錄書中迪字或解為道或解為行疑只終上文之意輯錄是順字惠迪吉從逆凶以逆對迪可

見書中迪字用得皆輕也書說長孺問先生須得邵堯夫之術先生久之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

損謙受益若明日晴明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日雨吾安能知邪語略

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  
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已之

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密也儆與警同虞度罔勿也法度法則

制度也淫過也當四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至廢弛故戒其失墜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遊淫言此三者所當謹畏也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不能果斷謂之疑謀圖為也有所圖為揆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復成就之也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拂逆也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帝於是八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中土之民服從可知今案益言八者亦有次第蓋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修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為可任孰為可去事之是非孰為可疑孰為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

微絕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  
為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為民心之公而不可拂皆有  
以處之不失其理而豪髮私意不入於其間此其懲戒  
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苟無其本而  
是非取舍決於一己之私乃欲斷而行之無所輯錄儆  
疑惑則其為害反有不可勝言者矣可不戒哉輯錄古  
文作敬開元改今文書說當無虞時須是警戒者何也  
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人當無虞時易至於失  
法度遊淫逸樂故當戒其如此既知戒此則當任賢勿  
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如此方能罔違道以干百姓之  
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也義則聖賢言語自有箇血  
脉貫在裏如此一段他先便說儆戒無虞蓋制治未亂  
保邦未危自其未有可虞之時必儆必戒能如此則不  
至失法度遊于逸淫于樂矣若無箇儆戒底心欲不至  
於失法度不淫佚不遊樂不可得也既能如此然後可  
以知得賢者邪者正者謀可疑者無可疑者若是自家

身心顛倒便會以不賢為賢以邪為正所當疑者亦不知矣何以任之去之勿成之哉蓋此三句便是從上面有三句了方會恁地又如此然後能罔違道以拂百姓之欲蓋於賢否邪正疑審有所未明則何者為道何者為非道何者是百姓所欲纂註呂氏曰此益又言克艱何者非百姓所欲哉夔孫纂註之目也○陳氏大猷曰多事之際常情皆知儆戒無事之時明主猶或玩弛儆戒則強立而清明玩弛則頹放而昏塞○林氏曰無怠無荒所謂不倦以終之也舜大聖人益所戒乃如此可見聖賢兢業之誠矣○王氏曰罔失法度以下修之身者也任賢勿貳以下修之朝者也罔違道以下施之天下者也○新安陳氏曰自克艱至此五節文意相連實一特之言禹以克艱告舜舜不自居歸時克於克故益因言帝德廣運以美堯禹又申其未盡之蘊以迪吉逆凶戒舜故益因盡言畫一以戒舜若然禹曰於帝念哉則以廣運一節為美舜者其非明矣

禹曰於帝念哉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

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

以九歌俾勿壞

益言儆戒之道禹歎而美之謂帝當深念益之所言也且德非徒善而已惟當

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六  
府三事即養民之政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水克火  
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洩其過或  
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正德者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  
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帛食肉  
不飢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六者既修民生始遂  
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為之博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工  
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  
所乖則無不和矣九功合六與三也敘者言九者各順

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叙而詠之  
歌也言九者既已修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  
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恐安養既久怠  
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不廢故當有以激  
勵之如下文所云也董督也威古文作畏其勤於是者  
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  
以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  
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  
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己而前日之成功得以  
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  
公所謂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  
也葛氏曰洪範五行水火木金土而已穀本在木行之  
數禹以其為民食之輯錄問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  
急故別而附之也輯錄利用厚生惟和正德是正民  
之德否曰固是水如隄防灌溉金如五兵田器火如出  
火納火禁焚萊之類木如斧斤以時之類良久云古人

設官掌此六府蓋為民惜此物不使之妄用非如今世之民用財無節也戒之用休言戒諭以休美之事勸之以九歌感動之意但不知所謂九歌者如何周官有九德之歌大抵禹只說綱目其詳不可考矣人傑問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林氏謂自戒自董自勸未知此說如何先生曰九歌今亡其辭不可稽考以理觀之恐是君臣相戒如賡歌之類谷潘子善韶與武今皆不可考但書所謂正德止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看得此歌本是下之人作歌不知當時如何取之以為樂却以此勸下之人又曰韶樂只是和而已商升功以九叙故樂以九成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也○劉潛夫問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并九歌曰正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之意九歌只是九功之叙可歌想纂註唐孔氏曰邠時田野自有此歌今不可得見賀孫纂註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洪範以生數為次此以相克為次○新安陳氏曰五行相克正洛書之序此亦禹則洛書之

一端○王氏炎曰政之大要莫切於養民六府養民之具也正德所以養其心利用厚生所以養其身溝澮之導緒之蓄井之汲水之修也鑽燧有變焚萊有禁火之修也產於地取之有時鎔範而成之金之修也植於山林斬之有時掄材而取之木之修也辨肥瘠相高下以植百物土之修也播種有宜耨穫有節穀之修也水以制火火以煉金金以治木木以壅土土以生穀此六府之序無恒產則無恒心六府修然後可以正民德先富而後教以正德為先三事之序也織紵而衣耒耜而耕釜甑而爨資六府以利用也老有奉幼有長鰥寡廢疾皆有養資六府以厚生也六府出於天地而修之在人三事行於天下而和之在人○息齊余氏曰六府當以五材言洪範所謂潤下作鹹等皆言材耳今曰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似全以五氣言矣○蘇氏曰利用厚生先言正德者德不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張氏曰戒用休若周官大比興賢能明其有功



者屬其治地者之類董用威如周官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穀粟與鄉八刑糾萬民之類是也○夏氏曰人情始勤終怠或忽而不念安保其不壞故戒以休使知勤於此者有無窮之美董以威使知怠於此者有可畏之刑又勤以九歌使歌詠其事樂而忘勞如是則民將終身惟六府三事是賴共起而修之則養民之政豈有壞邪○吳氏曰勸以九歌者民已樂之又因其情被之弦歌以助其樂事赴功周官縣正趨其稼事里宰趨其耕耨籥章吹豳雅幽頌與夫為春酒殺羔羊及百日之踏一日之澤古之遺制猶有存者○呂氏曰俾字宜詳味消息盈虛者天理之常輔相財成者君道之大天下之理盛必有衰成必有壞今九功既叙盛也聖人所以戒之董之勤之無非使之勿至於壞俾之者蓋聖人財成輔相以贊消息盈虛之理使之盛而不衰成而不壞也聖人無窮之心可見矣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

永賴特乃功

水土治曰平言水土既平而萬物得以成遂也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

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為故曰事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

也輯錄

地平天成是包得下面六府三事在義剛劉潛夫問書中六府三事林少穎云六府本乎天三

事行乎人吳才老說上是施下是纂註張氏曰天施地功未知孰是先生曰林說是賀孫纂註生洪水之患地

不得以生天雖施之亦無自而成今地既平天之功始

成也○王氏炎曰謂之府天地之藏其出不窮者也○

呂氏曰雖歷萬世之遠不能外天地以有生外帝曰格六府三事以為治是禹之功與天地相終始也

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

朕師

九十日耄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率也舜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於勤勞之事汝當

勉力不怠而總率我衆也蓋命之攝位之事堯命舜曰  
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者蓋堯欲使舜真宅帝位舜  
讓弗嗣後惟居纂註張氏曰禹惜寸陰過  
攝亦若是而已纂註門不入不怠可知禹曰朕德罔

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

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邁

往力行之意種布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  
依歸惟臯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德下及於民而民懷  
服之帝當思念之而不忘也茲指臯陶也禹遂言念之  
而不忘固在於臯陶舍之而他求亦惟在於臯陶名言  
於口固在於臯陶誠發於心亦惟在於臯陶也蓋反覆  
思之而卒無有易於臯陶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  
位輯錄念茲在茲釋茲在茲用舍皆在此人名言茲在  
也輯錄茲允出茲在茲語默皆在此人名言則名言之

允出則誠實之所發見者也人傑問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諸說皆以禹欲舜念臯陶而林氏以為禹自言其念之如此未知二說如何先生曰林說是荅潘子善舜命禹宅百揆而禹讓稷契臯陶今不及稷契者史記載稷契皆帝饗之子與堯為兄弟意其至是必已不復存矣

**纂註**蘇氏曰種德如之種德也近朝種而暮穫報亦狹矣臯之種德也遠栽培之深厚滋養之豐裕及其充溢不已自沛然如雨露之降民被其潤澤而懷之也○張氏震曰禹所遜獨臯者孟子論道之傳亦曰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書稱堯舜禹稽古獨以臯配之揚雄論絕德亦曰舜以孝禹以功臯以謨以是觀之自禹之外諸臣未有能先臯者也○陳氏經曰臯所掌者刑德安在至威之中至愛存焉慈祥惻怛之寓雖刑也而實種德也○王氏炎曰禹所以宅百揆以平水之功焉不論功而論德曰已德周克臯陶之德可以克已及

繼以惟帝念功則臯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之功亦不可忘也

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

協于中時乃功懋哉干犯正政弼輔也聖人之治以德為化民之本而刑特以輔其所不

及而已期者先事取必之謂舜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者以爾為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故民亦皆能協於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懋勉輯錄法也蓋不聽禹之讓而稱臯陶之美以勤勉之也者流往往常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恥為法官更相循襲以寬大為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于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勤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

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  
懲懼陷於法者愈衆雖曰仁之適以害之道夫聖人亦  
不曾徒用政刑到德禮既行天下既治亦不曾不用政  
刑故書說刑期于無刑只是存心期於無而刑初非可  
廢又曰欽哉惟刑之恤纂註唐孔氏曰無有干犯我正  
哉只是說恤刑賀孫道者○林氏曰聖人制刑  
非期於刑殺人凡以輔吾教之不及而已出教則入刑  
出刑則入教使民趨教而刑為無用此聖人本心也臯  
能體此意而行之使天下知有契之教而不知有臯之  
刑蓋百官以無曠為能惟士不然必使民皆不犯官若  
虛設始為能其官也○陳氏經曰明刑以弼教非特期  
至於治而已又期無刑焉且弼教以刑民猶有所畏而  
為善也無刑而協中則無所畏而為善矣○陳氏大猷  
曰明五刑智也法守也期無刑仁也法外意也協於中  
則不犯正不待論也程子曰中則不違於正正未必中  
也禹之功脫民於昏墊以全其生臯之功使民復其所

受之中以全其所所以生也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

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

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

不犯于有司

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者急促則衆擾亂嗣世皆謂子孫然

嗣親而世疎也延遠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於世其善善長而惡惡短如此過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之而故犯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即上篇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辜罪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殺之恐失於輕縱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

而殺不辜者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  
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  
皆所謂好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  
其用刑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申恩而不使執法  
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遏而  
得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行洋溢漸涵浸漬有以入於  
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受慕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犯  
於有司也臯陶以舜美其功故言此以歸功於其上蓋  
不敢當其褒美之輯錄向蒙面誨堯舜之世一用輕刑  
意而自謂已功也當時嘗以所疑為請勿勿不及  
究其說近熟思之亦有不可不論者但觀臯陶所言帝  
德罔愆以下一節便是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  
同德而物或自逆於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  
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  
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  
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



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而自不犯於有司非既抵冒而復縱舍之也夫既不能止民之惡而又為輕刑以誘之使得以肆其凶暴於人而無所忌則不惟彼見暴者無以自伸之為究而姦民之犯於有司者且將日以益衆亦非聖人匡直輔翼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

答鄭景望罪疑惟輕豈有不疑而強欲輕之之理乎王

季海當國好出人死罪以積陰德至纂註孔氏曰刑疑於奴與佃客殺主亦不至死人傑

重忠厚之至呂氏曰自臨下以簡以下皆舜好生之德此一段苟無刑故無小一句好生之義不備聖人於故犯雖小必刑蓋不事姑息而濟仁以義乃見聖人好生不偏處過慈近於姑息反所以害仁吳氏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蓋設辭以形容好生之德陳氏大猷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君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曰好生上好人之生人亦自好其生仁心之相感也新安陳氏曰舜以無刑為皋之功皋推原所以無刑本於帝好生之

德而不敢以為己功也舜欲遜禹禹欲遜皋禹皋是帝時皆在帝之前數章相睽皆一時對面應答之言也

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舜之

所欲也汝能使我如所願欲以治教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是乃汝之美也舜又申言以重歎美之

註 呂氏曰掌刑何以能風動四方蓋皋之刑非徒 帝曰

刑乃德教也四方鼓舞於德教中休孰加焉

來禹泮水傲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

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

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厯數在

汝躬汝終陟元后

泮水洪水也古文作降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泮水蓋山崩水渾下流於塞

故其逝者輒復反流而泛濫決溢澤洞無涯也其災所起雖在堯時然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為天警懼於已不敢以為非己之責而自寬也允信也禹奏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所謂成允成功也禹能如此則既賢於人矣而又能勤於王事儉於私養此又禹之賢也有此二美而又能不矜其能不伐其功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掩者故舜於此復申命之必使攝位也懋懋古通用懋盛大之意丕大績功也懋乃德者禹有是德而我以為盛大嘉乃不績者禹有是功而我以為嘉美也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汝有盛德大功故知歷數當歸於汝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不可辭也是時舜方命禹以居攝未即天位故以終陟纂註呂氏曰公孫弘謂堯使禹治水未聞舜有洪言也纂註水也舜在當時認洪水為己責弘居百世下乃推而歸之堯聖人小人之心相萬也禹繼父治水人易疑之禹能使人信於未成功之先故功成於人已信

之後夏氏曰常人恃功而怠安能勤矜功而侈安能儉  
新安陳氏曰通歷曰禹不貴尺璧而重寸陰語曰禹菲  
飲食惡衣服克勤克儉之實也孔氏曰自賢曰矜自功  
曰伐呂氏曰纜立已便有物與我對對則必爭一矜伐  
其功能便有爭之理矜伐者爭之對也不矜不伐無我  
也無我則無對無對則無爭陳氏經曰能者忌之媒功  
者爭之府禹以不矜伐之心而起天下不爭之心聖賢  
所為盡已而已初無分外之事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初  
未嘗以曾子為過乎分外蓋已所當為之事能盡此者  
方能免于責爾尚何矜伐之有如禹之功皆是禹所當  
然故禹自不見其為功能也王氏曰矜有執持之意伐  
有夸大之意故以矜言能以伐言功伐甚於矜也能過  
天下而不矜故天下愈服其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高天下而不伐故天下愈服其功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

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其中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見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輯錄士毅問先生說人心是形氣之私形氣則是口鼻耳目四肢之屬先生曰固是又問如此則未可便謂之私欲先生曰但此數件事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且如危亦未便是不好只是有箇不好底根本問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文公曰人欲也未全是不好謂之危者危險欲墮未墮之間若無道心以御之則一向入於邪惡又不止於危也問聖人亦有人心不知亦危否曰聖人全是道心主

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  
念作狂格言節問人心惟危則當去了人心否曰從道  
心而不從人心○可欲之謂善欲仁而仁至使所欲如  
此又豈可無惟欲其所不欲乃私耳私欲當添心字大  
爾雅通釋危者欲陷未陷之辭子靜說得是格言道心  
人心之理節道心惟微者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使自家  
見得有時又不見了惟聖人便辨之精守得徹頭徹尾  
學者則須是擇善而固執之方子子上以書來云去冬  
問人心道心先生云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其覺  
於欲者人心也○武子問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心是  
先得人心是形氣所有但地步較闊道心却在形氣中  
所以人心易得陷了道心也是如此否曰天下之物精  
細底更難見那人心便是麤底且如飢渴寒暖便是至  
麤底這雖至愚之人亦知得若以較細者言之如利害  
則禽獸已有不能知者若是義理則愈是難知這只有  
些子不多所以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言所爭

也。不多。○或問：人心道心之別，曰：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人心則危而易陷，道心則微而難著。微亦微妙之義，學蒙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近之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伯羽問人，心道心之別，曰：如喜怒則人心也，然無故而喜焉，喜至於過而不能禁，無故而怒焉，怒至於甚而不能遏，是皆為人心之所使也。須是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乃是道心。問：飢食渴飲，此是人心否？曰：然。須是食其所當食，飲其所當飲，乃不失所謂道心。若飲盜泉之水，食嗟來之食，則人心勝而道心亡矣。問：人心可以無否？曰：如何無得？但以道心為主，而人心每聽命焉耳。問：又曰：飢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須是一心只在道心上，少間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了。人心與道心為一恰似無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純一道心都發見在那人心上，問：人心道

心曰飢食渴飲人心也如是而飲食如是而不飲食道  
心也喚做人便有形氣人心較切近於人道心雖先得  
之然被人心隔了一重故難見道心正如清水之在濁  
水惟見其濁不見其清故微而難見人心如孟子言耳  
目之官不思道心如言心之官則思故貴先立乎其大  
者人心只見那邊情欲利害之私道心只見這邊道理  
之公道道心則人心為所節制人心皆道心也伯羽問  
人心道心既云上智何以更有人心曰指著痛爬著痒  
此非人心而何人自有人心道心一箇生於血氣一箇  
生於理飢寒痛痒此人心也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此道  
心也雖上智亦同一則危殆而難安一則微妙而難見  
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乃善也經  
說道心為主則人心亦化而為道心矣如鄉黨所記飲  
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在聖人分上則渾是道心也當  
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為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  
以為便至凶咎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為邪



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為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據依也故必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為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為不待擇於過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須是知將道心去用那人心方得○人心亦未全是不好故只言危蓋從形體上言泛泛無定向故言其危聖人不可以人心為主而以道心為主蓋人心倚靠不得人心如船道心如舵任船則所在無定向若執定舵則去住在我○問人心道心惟精惟一曰人心道心元來只是一箇精是辨之明一守之專卓程子曰人心人欲也道心天理也所謂人心者是血氣和合做成先生以手指身嗜欲之類皆從此出故危道心則是本來稟受得仁義禮智之心聖人以此二者對待而言政欲其察之精而守之一也察之精則兩箇界限分明專一守著一箇道心不令人欲得以干犯譬如一物判作兩片便知得一箇好一箇惡

堯舜所以授受之妙不過如此德明因論惟精惟一曰  
虛明安靜乃能精粹而不雜誠篤確固乃能純一而無  
間個人心是飢而思食寒而思衣底心思食後思量合  
當食與不食思衣後思量合當著與不著這便是道心  
聖人也不能無入心但聖人常常合著那道心不教人  
心勝了道心這二者也須子細辨別精去揀擇若揀得  
不精又便只是人心惟精是要揀教精惟一是要常守  
得今人固有其初揀得精後來被物欲引從人心去所  
以又貴於惟一精一是舜教禹做工夫處問堯舜禹  
大聖人也允執厥中執字似亦大段喫力如何曰聖人  
固不思不勉然使聖人自有此意則固念而作狂矣經  
言此類不一更細思之人傑中只是箇恰好的道理允  
信也是真箇執得堯告舜只這一句舜告禹又添人心  
道心精一三句又較子細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  
舜教禹做工夫處堯告舜一句是舜已曉得那三句了  
不須更告如論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

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執中處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大法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道理雖是聖人治天下纖悉不止此然要處都不出此格言舜禹相傳只是說人心惟危止允執厥中只就這心上理會也只在日用動靜之間求之不是去虛空中討一箇物事來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叙有典天秩有禮天便是這箇道理這箇道理只在日用間存養是要養這許多道理在中間這裏正好著力窩人心惟危是知覺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底未是不好只是危若便說箇人欲已屬惡了何用說危道心是知覺道理底惟微是微妙亦是微隱惟精是要別得不雜惟一是要守得不離惟精惟一所以能允執厥中從周問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是微妙難體危是危動難安否曰是危動難安大凡徇人欲自是危險其心忽然在此忽然在彼又忽然在四方萬里之外莊子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凡苟免者皆幸也動不動便是墮坑落塹危孰

甚焉又問精一曰精是精別此二者一是守之固伊川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此語甚好文蔚舜功問人多要去人欲亦太畏之如未上船先作下水計較不若於天理上理會理會得天理人欲自退曰堯舜不如此天理人欲是交界處不是兩箇人心不成都流只是占得多道心不成十全亦是占得多須是在天理則明天理在人欲則去人欲嘗愛五峯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甚好舜功云陸子靜說人心混混未別曰此說亦不妨大底人心道心只是交界不是兩箇物觀下文惟精惟一可見德粹問既曰精一何必云執中曰允字有道理惟精惟一則信乎其能執中也可學人心不全是不好底若人心是全不好底不應只下箇危字蓋為人心易得走從惡處去所以下箇危字若全不好則是都到了何止於危危是危殆道心惟微微是微妙亦是微昧惟精惟一是一兩截工夫精是辨別得這箇物事若說道心天理人心人欲却是兩箇心人

只有一箇心知覺從道理上去便是道心知覺從聲色  
臭味上去便是人心不爭得多只爭得些子○辨別了  
又須固守他若不辨別得時固守箇甚麼辨別得了又  
不固守則不長遠惟能如此所以能合於中道人心人  
欲也此語有病即知覺得聲色臭味底便是人心雖上  
智不能無此豈可謂全不是書說程子曰人心人欲故  
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惟精以致之惟一以守之如此  
方能執中此言盡之矣惟精者精審之而勿雜也惟一  
者有首有尾專一也此自堯舜以來所傳未有他議論  
特堯有此言聖人心法無以易此經中此意極多所謂  
擇善而固執之擇善則惟精也固執則惟一也又如博  
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皆惟精也且如篤行之是  
惟一也至如明善是惟精也誠身便是惟一也大學致  
知格物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矣學是學此道理  
孟子以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洽雖聖人不能無人心  
如飢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見孺子入井

而惻隱皆是人心堯舜不能無道心桀紂不能無人心易流故危道心即惻隱羞惡之心其端甚微精字只脉縫上見得分明一是守之固守得徹頭徹尾如顏子擇中庸是精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勿失便是一允執厥中是其效也○人心是此身有知覺嗜欲者如所謂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豈能無但為物誘而至於陷溺則為害耳道心則義理之心可以為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以為準者也且如飲食言凡飢渴欲得飲食人心也然必有義理存焉有可以食有不可以食如子路食於孔悝此不可食者當使人心每聽道心之區處方可耳然此道心却雜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必須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然此又非有兩心也只是人欲與義理之辨爾○允執厥中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止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

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中庸序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

勿庸

無稽者不考於古弗詢者不咨於衆言之無據謀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而非天下之公論皆妨

政害治之大者也言謂泛言勿聽可矣謀謂計事故又戒其勿用也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告之以聽言處事之要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可受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

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

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衆非

君則何所奉戴君非民則誰與守邦欽哉言不可不敬也。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絕。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之於豪釐之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心也。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吾之命汝。蓋已審矣。豈復更有他說。蓋欲禹受命而不復辭避也。

纂

註 陳氏大猷曰。人心惟危。以下示心法。傳道統也。可愛非君。以下示治法。傳治統也。○新安陳氏曰。堯授舜



舜授禹言有詳略而精微之理敬畏之心戒慎之辭一也堯之傳舜曰天之厯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之傳禹凡所得於堯之四句一一為禹言之中間不過增益十有三句令義理益明微戒益至耳合堯曰禹謨二篇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而觀之可見矣

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枚卜厯卜之也帝之所言人事已盡禹不容復辭但請厯卜有功之臣而從其吉冀自有以當之者已得遂其辭也官占掌占卜之官也蔽斷昆後龜卜筮著習重也帝言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令之於龜今我志既先定而衆謀皆同鬼神依順而龜筮已協從矣又何用更故卜乎況占卜之法不待重占也固辭再辭

也母者禁止之辭言惟汝  
可以諧此元后之位也

**纂註**

王氏曰木幹曰枚枝曰  
條枚有條故數物曰枚

數事曰條枚卜人人而卜之也○王氏十朋曰古人以  
昆為兄兄為父後故訓昆為後與後昆之後同○陳氏

經曰習重習也如習坎重險也○夏氏曰卜汝已言豈  
有更卜他人而重吉者○陳氏經曰人謀鬼謀雖欲其

合大率以人謀為先就人謀  
中又以謀及己之心為主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

**百官若帝之初**

神宗堯廟也蘇氏曰堯之所從受天下  
者曰太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宗

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者禮曰有虞氏禘  
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為堯明矣正月朔

旦禹受攝帝之命於神宗之廟總率百  
官其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初等事也

**纂註**

新安陳氏曰  
朱子訂傳元

本有曰正月次年正月也神宗說者以為舜祖顓頊而宗  
堯因以神宗為堯廟未知是否如帝之初等事蓋未嘗質

言為堯廟今本云云其朱子後自改乎抑蔡氏所改乎  
語錄嘗云堯廟當立於丹朱之國又云祭法之說伊川  
以為可疑更當博考○吳氏曰祭法必有所據舜受堯  
之天下今以授禹其宗堯為宜或謂舜不當立堯廟然  
堯與舜皆黃帝之後其宗堯何嫌○愚案朱子親集書  
傳自孔序止此其他大義悉口授蔡氏并親橐百餘段  
俾足成之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

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  
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  
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徂往也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  
徂往之征正也徂正其罪也會徵會也誓戒也軍旅曰

誓有會。有誓自唐虞時已然。禮言商作誓，周作會，非也。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濟濟和整，衆盛之貌。蠢動也。蠢蠢然無知之貌，昏闇迷惑也。不恭不敬也。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爾衆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衆之辭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代總萬機之政，而堯舜之為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苗，蓋在夫居攝之後，而稟命於舜，禹不敢專也。以征有苗，推之則知舜之誅四凶亦稟註。陳氏曰：舜時薄海內外皆迪必稟堯之命無疑。纂註：有功弗率，惟有苗耳。三苗之君舜嘗竄之三苗之民，又嘗分之至此，而猶弗率，故征之。○孫氏曰：指其君長則曰有苗，兼其君民言則曰苗民。以種類言則曰三苗。三甸苗民逆命，蓋贊于禹曰：陳氏大猷曰：其豫期之辭。

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  
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  
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  
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

有苗格

三旬三十日也以師臨之閏月苗頑猶不聽服也替佐届至也是時益蓋從禹出征以苗負固

恃強未可威服故替佐於禹以為惟德可以動天其感通之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滿損謙益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者帝舜也歷山在河中府河東縣仁覆閔下謂之旻日非一日也言舜耕歷山往于田之時以不獲順於父母之故而日號呼于旻天子其父母蓋怨慕之深也負罪自負其罪不敢以為父

母之罪引惡自引其惡不敢以為父母之惡也祇敬載事也賙長老之稱言舜敬其子職之事以見瞽瞍也齋莊敬也慄戰慄也夔夔莊敬戰慄之容也舜之敬畏小心而盡於事親者如此允信若順也言舜以誠孝感格雖瞽瞍頑愚亦且信順之即孟子所謂底豫也誠感物曰誠益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為神明亦且感格而況於苗民乎昌言威德之言拜所以敬其言也班還振整也謂整旅以歸也或謂出曰班師入曰振旅謂班師於有荀之國而振旅於京師也誕大也文德文命德教也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也七旬七十日也格至也言班師七旬而有苗來格也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敷苗之來格非以舞干羽而後至史臣以禹班師而歸弛其威武專尚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適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即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數千載之下猶可輯錄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以是而想其一時氣象也輯錄也于父母呼父母而泣

也孟註舞干羽之事想只是置三纂註呂氏曰苗民障苗於度外而示以閑暇之意廣蔽之深譬如春

氣既至而陰崖寒谷猶未發榮○新安陳氏曰以禹不滿假不矜伐如此而益猶以滿損謙益為言蓋兢業不

已之誠猶懼其有一毫非苗而是已之心故以此開端而引帝之負罪夔夔以寶之欲其謙謙之益勉也益又

凡三致意謂天道之遠而德可動瞽瞍之頑而孝可若神明之幽而誠可感苗亦人耳豈有德之盛誠之至而

不可動者當不煩兵而自服也○新安胡氏曰禹誓師曰爾尚一乃心力欲以力而成功也三旬而力未足以

成功於是益有惟德動天之說欲尚德而不尚力也禹於是班師帝乃誕敷文德而苗自格焉不尚力爭而務

德化可見唐虞氣象若後世遇逆命則窮兵黷武而已肯班師乎○唐孔氏曰益贊禹修德而帝自誕敷文德

見君臣同心○張氏曰帝之文德素敷至此又誕敷之聖人躬自厚之意○呂氏曰禹自會此理闡益之贊神

領心受如曾子之唯便班師而還其從如響略無凝滯  
干羽舞階朝廷閑暇自然而非故為如此而有苗自  
格此如春氣流暢寒谷草木自皆發榮也○唐孔氏曰  
武舞執干文舞執羽○愚謂禹雖以治水為功而功之  
外有克艱之謨是謨也大闢萬世為君之道其功其謨  
非率益稷所得而先也且此篇所記又有舜禹授受一  
大事安得不以接二典之後冠三謨之首哉大抵一篇  
之中自后克艱至時乃功皆所以發明究竟克艱之旨  
一格汝禹至若帝之初皆所以紀述授受之辭而征苗  
一節則攝位後事也前一大節中其綱領在后臣克艱  
後一大節中其綱領在人心道心二者皆於心上用功  
必能致察於人心道心之間純乎義理之正而不雜於  
形氣之私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自然見得宇宙內事  
皆職分內事職分內事皆性分內事而於克盡君道之  
艱自見其當然有不  
必勉而能之者矣



臯陶謨

今文古文皆有

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兪如何臯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

茲禹拜昌言曰兪

稽古之下即記臯陶之言者謂考古臯陶之言如此也臯陶言為君而信

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也兪如何者禹然其言而復問其詳也都者臯陶美其問也慎者言不可不致其謹也身修則無言行之失思永則非淺近之謀厚叙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齊矣庶明勵翼則羣哲勉輔而國治矣邇近茲此也言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道也蓋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臯陶此言所以推廣允迪謨明之義故禹復兪而然之也○又案典謨皆稱稽古而下文所記則異典主記事故堯舜皆

載其實謨主記言故禹臯陶則載其謨后克艱厥后臣  
克艱厥臣禹之謨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臯陶之謨也  
然禹謨之上增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者禹輯錄問  
受舜天下非盡臯陶比例立言輕重於此可見臯陶  
迪厥德謨明弼諧疑是稱臯陶先生曰若以為稱臯陶  
則下句禹曰俞者為何所俞邪此八字是臯陶之言禹  
善之而問其詳故臯陶復說下句解此八字之義或云  
此八字是言臯陶之德諧字下别有臯陶之言今脫去  
未知是否姑存之可也 荅潘子善 銖問此二句是形容  
臯陶之德或是臯陶之言先生曰下文說慎厥身修思  
永是允迪厥德意庶明勵翼是謨明弼諧意恐不是形  
容臯陶底語又問此是就人君身上說否先生曰是就  
人主身上說謨是人主謀謨弼是人臣輔翼與之和合  
如同寅協恭之意庶明勵翼庶明是衆賢樣言賴衆明  
者勉勵輔 纂註 蘇氏曰問虞世而謂禹臯為古可乎曰  
翼義明 自今以上皆古何必異代春秋傳引虞

書皆云夏書安知非作於夏時乎○林氏曰此篇首尾皆與禹言其實陳於舜前史記曰帝舜朝禹臯陶相與語帝前是也迪如啓迪之迪罔命曰迪上言臣欲允誠以啓迪君德則謨必貴明弼必貴諧不明則不能開陳不諧則祇以抵牾臯欲與禹以此事舜也○新安陳氏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孔註亦以為臯之言但謂君當信蹈古人之德耳蓋迪德之君則臣言易入故謨易以明而弼易以諧臯欲君迪德以為已陳謨之地也○呂氏曰此史言臯之為人有德者有言臯以謨聞天下知其謨不知其出於德故指其根本以示人○蘇氏曰禹曰俞上當有闕文○李氏舜臣曰其謨發端曰慎厥身修思永一書之要領也取人以身修身者知人以安民之本歟○新安胡氏曰程子家人卦傳曰正倫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博者篤思義叙者正倫理二字盡齊家之道○陳氏曰九族宜厚其厚之也有次序不至為夷子之二本也○呂氏曰齊家治國平天下皆自修身出

故慎於身修必思永長之理可久而後功用無窮也○  
陳氏大猷曰治無二本通可則遠在此矣○王氏奕曰  
臯陶之謨有三修身也知人也安民也而修身為本故  
先言之通者既可由是推之國與天下無不可者其本  
在此而不在彼也在此者無他修身而已矣○真氏曰  
臯陶陳謨未及他事首以謹修其身為言蓋人君一身  
天下國家之本慎之一言又修身之本也思永欲其悠  
久不息也為君執不知身之當修然心或故則能暫而  
不能久必也悠久不息常思所以致謹然後謂之永否  
則朝勤夕怠乍作乍止果何益哉後世人主有初鮮終  
由不知思永也慎則敬而不忽思永則久而不忘修身  
之道備矣然後以親親尊賢二者繼之九族必有以篤  
叙之使均被吾恩衆賢必有以勤勵之使樂為吾輔身  
為之本而二者又各盡其道則自家可推之國自國可  
推之天下其道在此而已中庸九經之序其亦有所祖  
於此歟○陳氏經曰禹臯同列之際或都或兪或吁或

咈或如何無非真情實意之所發有合於心則都之俞之不合則吁之咈之善之在人猶在己也故聞言而拜不為諂善之在己猶在人也  
故自言而先曰都不為矜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

乎巧言令色孔子

臯陶因禹之俞而復推廣其未盡之旨歎美其言謂在於知人在於安民

二者而已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也禹曰吁者歎而未深然之辭也時是也帝謂堯也言既在知人又在安民二者兼舉雖帝堯亦難能之哲智之明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也遷竄巧好令善孔大也好其言善其色而大包藏凶惡之人也言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雖黨惡如驩兜者不足憂昏迷如有苗

者不足遷與夫好言善色大包藏姦惡者不足畏是三者舉不足害吾之治極言仁智功用如此其大也或曰巧言令色孔壬共工也禹言三凶而不及鯀者為親者諱也○楊氏曰知人安民此臯陶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知人之事也天叙有典而下安民纂註陳氏大猷之道也非知人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陳氏經知人安民兩者知人然後能安民又其序也○陳氏經曰咸若是謂悉如上所言皆如是也○孔氏曰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為難○張子曰帝謂舜也葉呂真同○吳氏曰孔氏不察謂帝其難之為堯觀誅及四凶等則此帝為舜明矣○新安陳氏曰此處言帝但當指舜與益曰帝德廣運不同彼上文有惟帝時克舜方美堯故益承其說美堯此禹臯相與言於舜前舍舜言堯何所因邪禹於克艱之理實踐深知而知知人安民之為不易故吁以歎其難而謂兼盡之雖舜猶難也帝其難即堯舜其猶病諸之意知人必哲始能官人安民必惠黎民

始懷二者之難可知矣果能哲且惠則哲可以知人何  
憂驩之黨惡惠可安民何遷苗之害民知人視安民尤  
重而居先故申言知人之事又何畏巧令孔壬至此則  
前所謂難之今何憂何遷何畏不見其為難矣非禹深  
知篤信克艱之理孰能發明至此○林氏曰舜既流放  
竄三凶其心惟恐又有如此之人復出為惡未嘗忘憂  
畏之心也○真氏曰孔壬古註以為甚佞介甫謂其包  
藏禍心蓋以壬為妊娠之妊胡氏非之以為此訓將以  
腹非罪人也不

若從孔註為長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

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  
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

常吉哉

亦總也亦行有九德者總言德之見於行者其  
凡有九也亦言其人有德者總言其人之有德

也載行采事也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某事某事為可信  
驗也禹曰何者問其九德之目也寬而栗者寬弘而莊栗也  
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也愿而恭者謹愿而恭恪也亂  
治也亂而敬者有治才而敬畏也擾馴也擾而毅者馴  
擾而果毅也直而溫者徑直而溫和也簡而廉者簡易  
而廉隅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彊而義者彊勇而  
好義也而轉語辭也正言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  
偏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彰著也成  
德著之於身而又始輯錄亦行有九德泛言人之行有  
終有常其吉士矣哉輯錄此九德故言其人之有德則  
當以此論之載采采古語不可曉當闕之荅潘子善據  
文勢解之當云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言其人  
之有德當以事實言之古註謂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  
以為驗是也人傑九德分得細密闕祖九德凡十八種  
是好底氣質每兩件一家闕合將來人傑舜論直溫寬  
栗及臯陶九德皆是反氣質之性者簡而廉廉者隅也



簡者混而不分明也論語集註廉謂稜角峭厲與此簡者混而不分明相發纂註蘇氏曰亦

者以此自修也亦言其人有德者以此求人也論其人則曰斯人也有某德論其德則曰是德也有某事某事載采采者歷言之也○唐孔氏曰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失於外儀故言恭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敬剛彊相近則是性彊是志○蘇氏曰橫流而濟曰亂故才過人可以濟大難者曰亂亂臣十人是也才過人者患於恃才而不敬○真氏曰先儒以九德為人之性蓋指氣稟而言若天命之性則渾然全體無所偏也○新安陳氏曰臯謂能以此九德觀人則德之成不成全不全皆可知而知人之道盡矣○孔氏曰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一說吉福也用有常則為天下國家之福○劉氏一止曰常之為義大矣曰常

人曰吉士其揆一也臯陶謨曰彰厥有常吉哉立政曰庶常吉士則知吉士未始不有常德而常德所以為吉

也士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

于五辰庶績其凝

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浚治也亮亦明也有家

大夫也有邦諸侯也浚明亮采皆言家邦政事明治之義氣象則有小大之不同三德而為大夫六德而為諸侯以德之多寡職之大小槩言之也夫九德有其三必日宣而充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六尤必日嚴而祇敬之而使之益以謹也翕合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無遺才而上無廢事者良以此也師師相師法也言百僚皆相師法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也百僚百工皆謂百官言其人之相師則

曰百僚言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其實一也撫順也五  
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也  
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者是也凝輯錄問曰宣三德至  
成也言百工趨時而衆功皆成也九德成事如此  
則是天子諸侯大夫九德各日以三宣德亦不可僭邪  
若諸侯大夫皆有九德顧不美歟先生曰九德之目蓋  
言取人不可求備官人當以等耳豈德不可僭之謂邪  
荅何叔京問夙夜浚明至有邦古註以為可以為卿大  
夫及諸侯林氏謂卿大夫諸侯用此三德六德之人未  
知孰是先生曰林說恐得之猶孝經說爭臣之類蓋曰  
如是足矣非必以是纂註葉氏曰臯既論知人之事故  
為限也荅潘子善纂註因言官人之道○夏氏曰浚  
與濬通治而深之謂○林氏曰嚴祇敬敬事之心有  
加無已也諸侯與六德者共事卿大大則宣達三德而  
已百工之事各得其時孔氏解惟時太迂○馬氏曰彰  
有常乃吉日宣日嚴所謂有常也○王氏曰日宣達三

德之賢使任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之賢使任有邦真氏  
取之皆作君用賢說庶與下文翁受敷施九德之賢相

協○新安陳氏曰日宣日嚴作賢者自修之事一說也  
作人君用人之事又一說也前說出於古註蔡氏用之  
後說諸家多言之文公又主之後說較優又曰有全德  
者必有全才俊又即九德之全才也朝廷視家邦為尤  
大故受而用之○胡氏旦曰五行在地為物在天為時  
順其時而撫之則五物皆成其材而為人用矣故仲春  
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所以撫木辰也季春出火季秋納  
火所以撫火辰也司空以時相阪隰所以撫土辰也秋  
為徒杠春達溝渠所以撫水辰也又曰春盛德在木布  
德施惠所以順木辰夏盛德在火勞民勸農所以順火  
辰秋盛德在金冬盛德在水禁暴誅慢謹蓋藏斂積聚  
所以順金水之辰土寄旺四時四辰順土在其中矣○  
王氏曰五辰分配四時春則寅卯為無教逸欲有邦兢  
木之辰夏則巳午為火之辰餘倣此

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無與母通

禁止之辭教非必教令謂上行而下效也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幾微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禍患之幾藏於細微而非常人之所豫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兢業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者此也一日二日者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可一日而縱欲乎曠廢也言不可用非才而使庶官曠廢厥職也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可不深輯錄幾者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通書解纂註孔氏曰不為逸戒哉有國者之常當戒懼萬事之微位非其人為空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陳氏大猷曰功成之後逸欲易生

逸豫怠遊宴之類欲聲色嗜好之類逸欲生治功墮矣  
惟戒逸欲而存兢業則此心清明剛健事之幾微無不  
洞燭逸欲少肆兢業少間則此心昏惰何以察微眇而  
圖之又曰天子能以一心察天下之幾不能以一身兼  
天下之務任之庶官而已不可使曠非無其人之為曠  
非其人之為曠也君雖兢業官或曠廢亦危亂之道終  
以無曠庶官欲后臣同克艱以保治也天下之事無一  
不出於天天不自為人代為之一官曠則一事闕矣天  
工人代一句結上文以生下文之意○周子曰動而未  
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又曰幾微故幽○前漢王嘉傳引  
此作無教

逸欲有國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

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叙者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朋友

之倫叙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勅正博厚庸常也有庸馬本作五庸衷降衷之衷即所謂典禮也典禮雖天所叙秩然正之使叙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彛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者也○楊氏曰典禮自天子出故言勅我自我若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天子不得而私焉此其立言之異也

### 輯錄

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叙因其叙

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天叙便是自然底故君便教他居君之位臣便教他居臣之位父便教他居父之位子便教他居子之位天秩便是那天叙裏面物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

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皆是有這箇叙便是他這  
箇自然之秩義則許多典禮都是天叙天秩下了聖人  
只是因而勅正之因而用出去而已凡其所謂冠昏喪  
祭之禮與夫典章制度文物禮樂車輿衣服無一件是  
聖人自做底都是天做下了聖人只是依傍他天德行  
將去如推箇車子本自轉將去我這裏只是略扶助之  
而已箇同寅協恭是君臣上下一於敬○德之大者則  
賞以服之大者德之小者則賞以服之小者罪之大者  
則罪以大底刑罪之小者則罪以小底刑盡是天命天  
討聖人未嘗加一豪私意於其間只是奉行天法而已  
箇要五禮有庸五典五惇須是同寅協恭和衷要五服  
五章五刑五用須是政事懋哉懋哉義剛衷字語錄詳  
見湯  
誥 纂註 節初齊氏曰人而無禮則諸侯得以請隧卿  
飾而人道亂矣故聖人為禮以節之歐陽公所謂順其  
情而節文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此其高下



之宜豐殺之別貴賤偏全之等所以萌於人心習熟於人之耳目而終其身不敢肆其情欲於度數之外也此三代帝王防範人心之先務隄防世變之大端也○陳氏大猷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全是衷者為德是不失天之所賦也故天命之君必體福善之天制五等之服以章其德戾是衷者為罪是失天之所賦也故天討之君必體禍淫之天用五等之刑以威其罪爵賞刑罰乃政事之大者當勉勉而不可怠也典禮教化也所以盡感發之妙服刑政事也所以盡勸懲之方皆承天以從事而寅恭懋勉又四者之本也非寅恭懋勉則典禮服刑將失其當烏能與天無間哉至是則君師之道代天理民之責盡矣此盡發上文天人代之意○呂氏曰寅恭懋勉庸禮之根源也君臣聚精會神與天無間則所懋所庸皆天之典禮否則為虛文矣賞罰當純乎天此心當懋勉不已一有怠息賞罰我之賞罰非天之賞罰矣○蔡氏元度

曰周官司服公服衮冕而下九章之服如王之服侯伯服鷩冕而下七章之服如公之服子男服毳冕而下五章之服如侯伯之服孤服絺冕而下三章之服如子男之服卿大夫服玄冕而下一章之服如孤之服士服皮弁無章數也孔氏以天子言之非也○馬氏曰周天子與上公皆服九章然公有降龍無升龍別於天子○新安陳氏曰蔡傳政事懋懋處亦云君主之臣用之諸家所忽最有照應蓋自無曠庶官已引上臣與君各盡其責故同寅協恭政事懋懋皆當合君臣說有天聰明自庸當作五庸五禮當主吉凶軍賓嘉者為是

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敬哉有土古威

文作畏二字通用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為聰明天之明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為明畏上下上天下民也敬心無所慢也有土有民社也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

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輯錄問聰  
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不可不知所以敬之哉

明畏言好惡未知如何先生曰林氏似是明畏言天之  
明畏不知明畏是兩字還是一字林氏以為聰明言視聽

所明所畏所明如明明揚側陋之明上明字  
所畏如董之用威威用六極之意

曰此因上文言天叙天秩天命天討而申言天人合一

之理○林氏曰天明畏馬本作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古

文作自我民明畏畏威不必分也○唐孔氏曰天無心  
以民心為心即泰誓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陳氏經曰有土之君惟敬則不忽乎民是乃不忽  
乎天不敬則徒知天之當嚴而以民為易虐是天民有

二理也此臯安民之謨必推極於此歟○王氏炎曰以  
君臨民敬心不存則所以安民者必未盡也自天子至

諸侯御大夫有四封有采地者皆為有土之君有土必  
有民皆當以敬臨之○真氏曰武夷胡氏嘗舉臯陶謨

天叙至有土章曰臯陶之學極醇粹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

底可績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思曰之曰當作日襄成也

臯陶謂我所言順於理可致之於行禹然其言以為致之於行信可有功臯陶謙辭我未有所知言不敢計功也惟思日贊助於纂註林氏曰思曰孔氏作曰張橫渠帝以成其治而已王介甫蘇東坡作日考之於經

曰日多相亂洛誥今王即命曰釋文音作日呂刑由懋日勤釋文音作日○張氏曰贊贊所助非一事也○陳

氏大猷曰贊而又贊贊之不已也○林氏曰左定十五年葬定公雨不克襄事注襄成也王訓襄為成本此孔

訓為上不及○愚謂臯陶發明知人之謨尤覺詳於安民之謨者蓋二者雖均為難事而知人為尤難必明於

知人則安民有不難者矣然於言知人之餘則戒逸欲崇兢業惟恐人君不知戒懼而至於曠官廢事於安民

之中則懋政事敬有土惟恐人君不知懋敬而至於  
褻天玩民蓋以人君一心又知人安民之根柢歟

益稷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臯陶謨帝曰  
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

者簡冊以竹為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  
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  
人佐其成功輯錄義剛問益稷篇禹與臯陶只  
因以名篇營自叙其功是如何先生曰  
不知怎生地那夔前面且做是脫簡後面却又  
有一段那禹前面時只是說他無可言但予思  
日孜孜臯陶問他如何他便說他要恁地孜孜  
却不知後面一段是怎生地良久云他上面也  
是說那丹朱後故恁地說丹朱緣如此故不得  
為天子我如此勤苦故有功以此相戒教莫如  
丹朱而如我便是古人直  
不似今人便要瞻前顧後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  
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蓋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  
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兪師汝昌言

孜孜者勉力不怠之謂帝

以臯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陳其言禹拜而  
歎美謂臯陶之謨至矣我更何所言惟思日勉勉以務  
事功而已觀此則上篇禹臯陶荅問者蓋相與言於帝  
舜之前也如何者臯陶問其孜孜者何如也禹言往者  
洪水泛溢上漫於天浩浩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墊  
溺困於水災如此之甚也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

山乘掣也。輜史記作橈。漢書作毳。以板為之。其狀如箕。擲行泥上。掣史記作橋。漢書作揭。以鐵為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蓋禹治水之時。乘此四載。以跋履山川。踐行險阻者。隨循刊除也。左傳云。井陘木刊。刊除木之義也。蓋水涌不洩。泛濫瀾漫。地之平者。無汨水也。其可見者。山耳。故必循山伐木。通蔽障。開道路。而後水工可興也。奏進也。血食曰鮮。水土未平。民未粒食。與益進衆鳥獸魚鼈之肉於民。使食以充飽也。九川九州之川也。距至濬深也。周禮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之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澮。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也。播布也。謂布種五穀也。艱難也。水平播種之初。民尚艱食也。懋勉也。懋勉其民。徙有於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烝衆也。米食曰粒。蓋水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

又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粒食萬邦興起治功也禹因孜孜之義述其治水本末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實存於其間蓋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其治於無窮而已師法也臯陶以其言為可師法也

註新安陳氏曰舜禹好善之心皆無窮當時昌言滿前舜猶渴問不倦方使禹亦如臯之昌言此舜好善無窮之心也禹聞此言歎美此心謂臯言已至我復何言讓善於人也思日孜孜力行不怠勉為善於已也此禹好善無窮之心也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禹舜禹之所以聖其亦以此歟○蘇氏曰禹曰予何言亦猶臯之予未有知也曰予思日孜孜亦猶臯之思日贊贊襄哉也皆相因之辭伏生以益稷合於臯陶謨有以也○陳氏大猷曰勤者萬事所由成不勤萬事所由廢臯問禹所以思日孜孜者如何禹但述其治水之勤勞以答之而不及其他蓋以平生受用惟在孜孜勤勞而已意在言外也○王氏曰大水決而有所歸小水濬而



有所入治水之次第也不決川則雖濬畎澮不能除水患也○林氏曰艱食謂稼穡之事艱難而後成○陳氏曰益稷非人人而飲食之亦教之有方耳○呂氏曰禹用功如此艱難然後民乃粒食須看乃字○蔡氏元度曰水平之後天下知禹之功而已禹以益稷與有功焉故言暨益暨稷是禹不自有其功而與益稷同之不矜不伐乃在於此○呂氏曰禹不矜不伐今乃歷舉其功若矜伐何也蓋艱難之念易忘平成之功難保今雖平成昔日之心不可忘也所思日孜孜者正在此雖不陳謨乃陳謨之大者使自言其功而非有深意何以謂之昌言哉○玉篇輻丑倫反樛力追反擻丘喬反亦作輻又子絕反掎居錄反○愚謂禹為司空稷為田正益為虞土田山澤鳥獸魚鼈其所掌也是三人者均主水上治水之役所當偕行隨時施宜因利乘便以救斯民於墊溺窮餒之中故所至之處烈山澤之餘有可採捕以供食者益致其利有可播種漁取以得食者稷授其方

奏進也益專言之稷言播奏於艱食言播於鮮食言奏也既而有無相通貨食兼足始也不足終乃有餘禹不忘益稷相從於艱苦之中而述其功如此微禹之言後世孰從而知之禹曰都帝慎乃在

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僉

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禹既歎美又特稱帝以告之所以起其聽也慎

乃在位者謹其在天子之位也天位維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謹在位之意如下文所云也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者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昧於理而不得其所止者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靜云為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即下

文庶事康哉之義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繩愆  
糾繆之職内外交修無有不至若是則是惟無作作則  
天下無不丕應固有先意而後我者以輯錄止守也惟  
是昭受於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幾當審萬  
事之幾惟康當求箇安穩處弼直以直道輔之應之非  
惟人應之天亦應之節元德問惟幾惟康其弼直呂東  
萊解幾作動康作靜如何先生曰理會不纂註葉氏曰  
得伯恭解經多巧良久云恐難如此說慎乃在

位即前帝命禹所謂慎乃有位君臣更相告戒也禹之  
言即帝所與言宜帝俞之○真氏曰人之一心靜而後  
能動定而後能應若其膠膠擾擾將為物役之不暇又  
何以宰萬物乎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辰惟居其所故  
能為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為萬事之樞  
紐○夏氏曰安汝止而下皆謹在位之事又曰動則大  
應天下後望之志後望於君欲其帝曰吁臣哉鄰哉鄰  
治安我爾不應後志猶不從厥志

哉臣哉禹曰俞

鄰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帝深感上文弼直之語故曰吁臣哉鄰哉

鄰哉臣哉反復歎詠以見弼直之義如纂註孔氏曰鄰此其重而不可忽禹即俞而然之也

氏經曰臣當親近我而助我故曰臣哉鄰哉親我助我乃盡為臣之道故曰鄰哉臣哉

○張氏綱曰臣以分言鄰以情言一於分則離一於情則褻

○鄒氏補之曰臣謹其分也鄰忘其分也臣而復鄰嚴不至於苛鄰而又臣和不至於流

○新安陳氏曰一說鄰親君如居有鄰也臣當如鄰以親君能如鄰以親君乃臣也臣鄰皆指禹

言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

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

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此言臣所以為鄰之義也君元首也君資臣以為助猶  
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為用也下文翼為明聽即作股肱  
耳目之義左右者輔翼也猶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使自  
得之也宣力者宣布其力也言我欲左右有民則資汝  
以為助欲宣力四方則資汝以有為也象像也日月以  
下物象是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  
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堯舜也日月  
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  
其文也會繪也宗彛虎雖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  
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  
黻為兩已相背取其辨也絺鄭氏讀為蕭絺也絺以為  
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之於  
衣宗彛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之於裳  
所謂十二章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

序自下而上采者青黃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於繪帛也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為五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小大尊卑之差等也又案周制以日月星辰畫於旂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以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繪於衣以藻粉黼黻四者繡於裳衮冕九章以龍為首鷩冕七章以華蟲為首毳冕五章以虎雉為首蓋亦增損有虞之制而為之耳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故六律五聲八音言之叙如此也在察也忽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汝聽者言汝當審樂而察政治之得輯錄義剛問點尚書作會作一句先生曰公失者也點得是前人點作會宗彝不是元德問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先生云亦不可曉漢書在治忽作七始詠七始如七均之類

又問五言東萊釋作君臣民事物之言先生曰君臣民事物是五聲所屬如宮亂則荒其君驕宮屬君最大羽屬物最小此是論聲若商放緩便是宮聲尋常琴家最取廣陵操以某觀之其聲最不和平有臣陵其君之意出納五言却恐是審樂知政之類如此作五言說亦頗通○問以出納五言林氏以為宮商角徵羽之言古註以為仁義禮智信之言未知當孰從先生曰

**纂註**

新安陳氏

曰臣當為我之身非但為鄰以與君親近也○王氏曰汝翼作肱汝為作股汝明作目汝聽作耳也○孔氏曰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唐孔氏曰天數不過十二天子服十二章象天數也○鄭氏曰自日月至黼黻所取義皆君德也服所以象德服是服必有是德當觀象而自省焉○陳氏大猷曰五采五種華采之物藍丹砂粉墨之類是也彰施施

其采以彰明之五色采施之為青黃赤白黑也○蘇氏曰忽不治也五言詩也以諷詠之言寄於五聲也○陳

氏

大猷曰納采詩而納之於上如命大師陳詩以觀民

風與工以納言是也出出詩而播之樂章如關雎用之

鄉人用之邦國與時而賜之是也五德之言謂詩詠之

合於五常者○吳氏曰五言不可被之弦歌者出之其

可者則納之○呂氏曰五言樂之成言者如三百篇之

詩是也○葉氏曰五言即五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

律和聲雖言也播於律之所和則為五聲雖聲也本於

詩之所諷則為五言文之於音則為出採之於下則為

納○呂氏曰作服禮之大者也六律五聲八音樂之大

者也治定功成制禮作樂之時也禮樂非可以虛文舉

言禮樂必在左右宣力之後民氣和洽然後可以興禮

樂固有次序也○陳氏大猷曰舜以臣鄰命禹見君臣

之忘勢繼之以作股肱耳目見君臣之忘形君臣猶一

身也君猶心臣猶體臣作朕股肱耳目君以臣為體也



汝翼為明聽以遂予之所欲臣以君為心也○王氏曰  
敬敷五教司徒掌之豈非左右有民稷掌阻飢臯治姦  
宄豈非宣力四方夷作秩宗豈非制衣服夔典樂豈非  
察音聲然彼皆各治一官禹則總百官而治之者也帝  
兼舉四事而寄以股肱耳目蓋如此○廣韻雖余救以  
季二反似猴而鼻仰尾長四五尺有歧雨則懸於樹以  
尾塞鼻黼豬儿反鍼縷所紕  
紕持粟反驚并列反雉屬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

後言欽四鄰

違疾也言我有違疾於道爾當弼正其失  
爾無面諛以為是而背毀以為非不可不

敬爾鄰之職也

申結上文弼直纂註王氏曰拂我而相

鄰哉之義而深責之禹者如此

纂註之謂之弼故弼字

或作拂○呂氏曰予違汝弼不獨令禹為股肱耳目至

此舜連一身是非之責盡付之禹檢點○孫氏曰聖人

不以無違自處而以有違求弼不居其聖也○陳氏大

猷曰上言予欲汝則翼為明聽謂當將順乎我也此言

予違汝弼謂不當苟順乎我也○林氏曰舜大聖人豈有違待乎弼禹亦大聖人豈有面從後言而猶以為警戒所以為聖○呂氏曰舜非有嫌而畏人之後言非容受未至而致人之後言禹又非肯欺君而為面是背非者聖人畏敬無已惟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其求之之切如此○孔氏曰四鄰四近前後左右之臣勅使敬其職○唐孔氏曰鄭玄以四鄰為四近之臣左輔右弼前疑後丞惟伏生書傳有此言文王世子有師保疑丞此外經傳無此官惟罔命云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新安胡氏曰既責禹以弼違又欲其欽四鄰謂所與同列之近臣當敬之使同心而弼我也○陳氏大猷曰四鄰諸臣各有其職而舜悉以責禹者禹百揆無所不統也於此可觀君道亦可以觀相道矣○王氏炎曰無面從於上不諂欽四鄰於下不瀆○新安陳氏曰一說欽四鄰即中庸敬大臣之義又曰傳語欠明當云不可不敬爾為四鄰近臣之職也又案欽四鄰上下疑有闕

文朱子嘗疑之今於此等處姑據衆說雖略可庶頑讒  
通然深繹之與上下文意皆不貫闕之可也

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此因上文而慮

庶頑讒說之不忠不直也讒說即舜所聖者時是也  
是指忠直為言侯射侯也明者欲明其果頑愚讒說與  
否也蓋射所以觀德頑愚讒說之人其心不正則形乎  
四體布乎動靜其容體必不能比於禮其節奏必不能  
比於樂其中必不能多審如是則其為頑愚讒說也必  
矣周禮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供熊侯豹侯  
卿大夫供麋侯皆設其鵠又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  
其廣而鵠居一焉應古制亦不相遠也撻扑也即扑作  
教刑者蓋懲之使記而不忘也識誌也錄其過惡以識  
於冊如周制鄉黨之官以時書民之孝悌睦嫻有學者

也聖人忍以頑愚讒說而遽棄之用此三者之教啓其憤發其惟使之遷善改過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工掌樂之官也格有恥且格之格謂改過也承薦也聖人於庶頑讒說之人既有以啓發其憤惟遷善之心而又命掌樂之官以其所納之言時而颺之以觀其改過與否如其改也則進之用之如其不改然後刑以威之以不見聖人之教無所不極其至必不得已焉而後威之其不忍輕於棄人也如此此即龍之所典而此命伯禹總之輯錄元德問工以納言止否則威之一段上文說也欽四鄰庶頑讒說止欲並生哉皆不可曉如命龍之辭亦曰朕聖讒說殄行止惟允皆言讒說此須是當時有此制度今不能知又不當杜撰胡說只得置之元德謂侯以明之捷以記之乃是賞罰先生云既是賞罰當別有施設如何只靠射豈有無狀之人纔得中便為好纂註孔氏曰不在時所行不在於是而為非者人乎當察之樂官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

處之○呂氏曰捷記書識非絕之也存其過所以存其  
恥則善心生矣○或曰書用識其善惡書其孝悌

嫻有學者書其善也如左氏獲豹欲焚丹書書其惡也

○呂氏曰詩可見人真情春秋會盟賦詩一有不類便

能知之○葉氏曰鄭伯享趙孟七子從趙孟使賦詩以

觀其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奔奔叔向知伯有將

為戮子展後亡亦猶是也○蔡初王氏曰案易氏王大

射解云大射祭祀之射也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

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取其中多而可以與祭者

於是有三侯二侯一侯焉天子射虎侯其道九十弓六

尺為弓弓二寸為侯中則虎侯之中廣一丈八尺三分

其廣以其一為之鵠則鵠方六尺侯之上中下皆用布

而兩旁飾以虎其中設鵠為的焉諸侯射熊侯七十弓

卿大夫射麋侯五十弓其鵠抵其弓之數而降殺之凡

侯天子以三諸侯以二卿大夫以一又梓人為侯曰張

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皮侯即熊虎豹之三侯天子大

射之侯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五采即五正之侯天子賓射之侯也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此又天子燕射之侯也其侯雖不見於經而鄉射記言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即獸侯爾蓋大射以鵠賓射以正燕射以質不可以不辨鄭氏周禮註云崇高也方猶等也高廣等謂侯中也畫布曰正棲皮曰鵠○孔氏詩疏正鵠皆鳥名難中以中為雋故以名釣禹曰俞哉帝光天

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

時敷同日奏罔功

俞哉者蘇氏曰與春秋傳公曰諾哉意同口然而心不然之辭也隅角也

蒼生者蒼蒼然而生視遠之義也獻賢也黎獻者黎民之賢者也共同時是也敷納者下陳而上納也明庶者

明其衆庶也禹雖俞帝之言而有未盡然之意謂庶頑  
讒說加之以威不若明之以德使帝德光輝達於天下

海隅蒼生之地莫不昭灼德之遠著如此則萬邦黎民

之賢孰不感慕興起而皆有帝臣之願惟帝時舉而用

之爾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庶以功而考其成旌能命

德以厚其報如此則誰敢不讓於善敢不精白一心敬

應其上而庶頑讒說豈足慮乎帝不如是則今任用之

臣遠近數同率為誕慢日進於無功矣豈特庶頑讒說

為可輯錄明庶以功恐庶字纂註林氏曰禹不盡然帝

慮哉輯錄誤只是試字廣纂註之言又廣帝之意謂

輔弼之責雖在臣鄰然當廣延萬邦之賢無以為止此

而已○孫氏曰敷同猶普同○新安陳氏曰舜典所言

以待諸侯此以待黎獻諸侯親天子故直言奏自下而

奏上也舜方求賢故特言納下陳而上納也○左傳作

賦納以言○王氏十明曰諸侯以黜陟為重故言試黎

獻以多得為盛故言庶○或曰明示衆庶以功使衆人

皆見賢者之功也○陳氏大猷曰  
納言或以言揚明功或以事舉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

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

厥世子劓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

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

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

迪朕德時乃功惟叙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漢志

堯處子朱於丹淵為諸侯丹朱之國名也頌頌不休息  
之狀罔水行舟如夏盪舟之類朋淫者朋比小人而淫  
亂於家也殄絕也世者世堯之天下也丹朱不肖堯以  
天下與舜而不與朱故曰殄世程子曰夫聖莫聖於舜



而禹之戒舜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  
為慢遊傲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不知乎蓋處  
崇高之位所以傲戒者當如是也創懲也禹自言懲丹  
朱之惡而不敢以慢遊也塗山國名在今壽春縣東北  
禹娶塗山氏之女也辛壬癸甲四日也禹娶塗山甫及  
四日即往治水也啓禹之子呱呱泣聲荒大也言娶妻  
生子皆有所不暇顧念惟以大相度平治水土之功為  
急也孟子言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五服  
甸侯綏要荒也言非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遠近以  
輔成五服之制也彊理字內乃人君之事非人臣之所  
當專者故曰弼成也五千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  
西南北相距五千里也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  
為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羣后也薄迫也九州之外迫於  
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為之長而統率之也聖人經理  
之制其詳內略外者如此即就也謂十二師五長內而  
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

工帝當憂念之也帝言四海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叙之故其頑而弗率者則臯陶方敬承汝之功叙方施象刑惟明矣曰明者言其刑罰當罪可以畏服乎人也上文禹之意欲舜弛其鞭扑之威益廣其文教之及而帝以禹之功叙既已如此而猶有頑不即工如苗民者是豈刑法之所可廢哉或者乃謂苗之凶頑六師征之猶且逆命豈臯陶象刑之所能致是未知聖人兵刑之叙與帝舜治苗之本末也帝之此言乃在禹未攝位之前非徂征後事蓋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征之不服以益之諫而又增修德教及其來格然後分背之舜之此言雖在三輯錄問禹稷三過其謨之末而實則禹未攝位之前也

**輯錄**

問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若家

有父母豈可不入曰固是然事亦須量箇緩急若只是鄒九年泛泛底水未便會傾國覆都過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甚急有傾國溺都君父危亡之災也只得奔君父之急雖不過家見父母亦不妨也箇苗頑弗

即工此是禹治水時調役他國人夫不動也後方征之  
既格而服則治其前日之罪而竄之竄之而後分北之  
今說者謂苗既格而又叛恐無此事又曰三苗想只是  
如今之溪洞相似溪洞有數種一種謂之猫未必非三  
苗之後史中說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今湖北江  
西之界其地亦甚闊矣廣先生慶元丙辰著九江彭蠡  
說以示諸生書其後曰頃在湖南見說溪洞蠻徭略有  
四種曰玃曰矜曰獠而其最輕捷者曰猫近年數出剽  
掠為邊患者多此種也豈三苗之遺民乎古字少而通  
用然則所謂三苗者亦當正作猫字耳近日又見詹元  
善說苗民之國三徙其都初在今之筠州次在今之興  
國軍皆在深山中人不可入而已亦難出其最後在今  
之武昌縣則據江山之險可以無所不為纂註新安陳  
人不得而過之矣未及問所據聊併記之纂註氏曰丹  
朱之不肖蔽以一言曰傲而已慢遊虐淫皆自傲出罔  
晝夜頌頌凶人為不善惟日不足之意○東陽馬氏曰

隆古君臣告戒乃如此後世諂忌諱者可以戒矣○  
真氏曰舜以大聖之資安有可戒之事而益以怠荒戒  
臯以逸欲戒禹又以傲虐戒豈憂其有是而豫防之邪  
抑知其無是而姑為是言邪人心惟危自昔所畏雖聖  
主不敢忘操存之功大臣事聖主不敢廢規儆之益後  
之君臣宜視以為法○新安陳氏曰州十有二師有三  
說孔云治水一州用三萬人蓋以二千五百人為師此  
說非呂云每州各立一師十二州立十二師如十二牧  
養民故曰牧為一州師帥故曰師唐孔云薄逼近也從  
京師外近四海謂九州之外也王制五國以為屬屬有  
長即五長也咸建內外皆建也九州之內有師有長九  
州之外無師有長詳內略外之制也此說優於蔡蔡每  
方各建五人以為之長乃用林說似欠的當又曰此章  
禹欲帝無恃刑威之用而益廣明德之及以丹朱為帝  
戒復以已之懲戒丹朱者繼之末言天下皆順而苗民  
獨頑若以為不止於庶頑之頑者欲帝念之也○夏氏

曰洪水未平九功未叙人救死不贍何暇迪德舜謂今天下所以迪行我德而各迪有功者實汝之九功惟叙故也臯方敬承汝功之叙又慮迪德者怠方施象刑明示人以儆之則已迪德者益勉未迪德者益懼而勉矣此正如九功惟叙之後董之用威不容已也○愚謂禹戒舜以無若丹朱無怪其然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舜禹初不自知其聖則其引以進戒豈為過哉當時黎民於變比屋可封而內則有丹朱之可戒外則有苗頑之可憂未能忘情惟此二

變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啟笙

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夏擊考擊也鳴球玉磬名也搏

至拊循也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日以詠蓋夏擊鳴球搏拊

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格神之格思之格虞賓丹朱也  
堯之後為賓於虞猶微子作賓於周也丹朱在位與助  
祭羣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下堂下之樂也  
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孤竹之管孫竹之管也鼗鼓  
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祝啟郭璞云祝  
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  
令左右擊啟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鈕鋸刻以莛櫟  
之莛長一尺以木為之始作也擊祝以合之及其將終  
也則櫟啟以止之蓋節樂之器也笙以匏為之列管於  
匏中又施簧於管端鏞大鍾也葉氏曰鍾與笙相應者  
曰笙鍾與歌相應者曰頌鍾頌或謂之鏞詩賁鼓維鏞  
是也大射禮樂人宿懸於阼階東笙磬西而其南笙鍾  
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鍾頌鍾即鏞鍾也上言以  
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鄉飲酒禮云  
歌鹿鳴笙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或其遺制也踳踳行  
動之貌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

而舞蹌蹌然也。蕭古文作箭，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箭，韶季扎觀周樂，見舞韶箭者，則箭，韶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蕭，故先儒誤以蕭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叙，故樂以九成。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鳳凰羽族之靈者，其雄為鳳，其雌為凰，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依上下而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祖考尊神，故言於堂上之樂。鳥獸微物，故言於堂下之樂。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之。非堂上之樂，獨致神格。堂下之樂，偏能舞獸也。或曰：笙之形如鳥翼，鏞之虛為獸形，故於笙鏞以間言鳥獸。蹌蹌風俗，通曰舜作簫笙，以象鳳凰。蓋因其形聲之似，以狀其聲。樂之和，豈真有鳥獸鳳凰而蹌蹌來儀者乎？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匏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之致祥，召物見於傳者多矣。況舜之德致和。

於上夔之樂召和於下其格神人舞獸鳳豈足疑哉今  
案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  
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歲以加矣夫韶樂之奏  
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羣后德讓微而感  
物則鳳儀獸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  
如天地之無不覆燾也其樂之傳歷千餘載孔子聞之  
於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則當  
時感召從可知矣又案此章夔言作樂之效其文自為  
一段不與上下文勢相屬蓋舜之在位五十餘年其與  
禹臯陶夔益相與荅問者多矣史官取其尤彰明者以  
詔後世則是其所言者自有先後史官集而記之非其  
一日之言也諸儒之說自臯陶謨至此篇末皆謂文勢  
相屬故其說牽合

**纂註**

唐孔氏曰功成道洽禮備樂和  
史述夔言繼於後○孔氏曰戛

不通今皆不取

擊祝故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所以節  
樂○陳氏大猷曰戛亦擊也意其有輕重之異球擊能



鳴故稱鳴球○王氏炎曰搏猶擊也拊輕手取聲○林氏曰揚子雲長楊賦云曼滴鳴球劉良注云曼滴拊擊也以是知鳴球可以曼擊古語云拊鳴琴吹洞簫又曰手拊五絃目視雲漢以是知琴瑟可以搏拊○唐孔氏曰以詠歌詠詩章也○鄭氏曰琴五弦瑟二十四弦管如篪而有六孔十二簧為笙○夏氏曰以間與堂上之樂間作也○林氏曰饗禮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燕禮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蓋堂上之樂以歌為主堂下之樂以管為主其實相合以成別而言之則有堂上堂下之異合而言之則總名為簫韶○王氏炎曰凡樂以人聲為主歌於堂上者謂之登歌歌於堂下者謂之間歌以詠堂上之登歌也以間堂下之間歌也○新安陳氏曰此章夔言作樂之效乃史官載之以結典謨之終蓋功成作樂帝者致治之盛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即此說以證此章及儀禮皆無不合古文簡賈下之一字別管鼗等為堂下之

樂顯見鳴球琴瑟為堂上之樂矣。戛擊之搏拊之以詠歌詩章，所謂歌者在上也。管鼗鼓祝敔笙鏞皆堂下之樂。管竹也，笙匏也，皆在堂下以間此。衆樂與堂上之樂更代而間作也。所謂匏竹在下也。奏石絲以詠歌之時，則堂下之樂不作。奏匏竹等衆樂之時，則堂上之樂不作。以今人之樂觀之亦如此耳。今諸解者徒見儀禮鄉飲酒禮燕禮並有間歌魚麗之文，遂引以證此。章林氏唱於前，蔡氏述於後，其辭欠明。至若王氏炎則看儀禮似欠子細，而陳氏大猷復引儀禮分註於其下，改本文尤非。案儀禮鄉飲酒禮云：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小臣授瑟，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獻工，笙入堂下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主人獻之，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鄭玄註云：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歌詩也，吹吹笙也。南陔等六題皆有聲無辭，不可歌，只可案其譜以吹笙。故曰笙曰樂，或曰奏而不言歌。六題今見詩小雅中，乃元無詩。

辭非本有而亡之小序不悟而妄云亡耳燕禮與鄉飲  
酒禮大槩相似蓋間歌魚麗尚有嘉魚南山有臺與笙  
由庚崇丘由儀相更替也與此之以間初不相干不過  
一間字同間代更替之義亦同耳王以為堂上登歌堂  
下間歌直引間歌魚麗之間歌以解笙鏞以間之以間  
謂以間即是間歌殊不知堂下安得有歌乎乍觀捉對  
議論似可喜細考之誤乃如此學者必即儀夔曰於予  
禮朱子詩傳細觀之可也○玉篇夔之人反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磬也有大磬有編磬有

歌磬磬有大小故擊有輕重八音獨言石者蓋石音屬  
角最難諧和記曰磬以立辨夫樂以合為主而石聲獨  
立辨者以其難和也石聲既和則金絲竹匏土草木之  
聲無不和者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知言石者  
總樂之和而言之也或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之事故  
舉磬以終焉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考工記曰天下大

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羽鱗總可謂之獸也百獸舞則物無不和可知矣尹正也庶尹者衆百官府之長也允諧者信皆和諧也庶纂註新安陳氏曰於音鳥尹諧則人無不和可知矣

字而連予字者非○王氏炎曰八音以石為君而韶樂以球為首宜於此又單言石也○孫氏曰前先知言祖考

虞賓羣后而後及鳥獸以貴賤為序也此先言鳥獸而後及庶尹以難易為序也○王氏炎曰此又自為一節

舜禹之議論既載於前夔之作樂所以形容治功之成故以其言次之於後亦非一日之言史臣比而書之爾

夔工於樂者也有舜之德不可無夔之樂以發之有夔之樂不可無舜之德以本之二者交致而天下之至和

極矣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

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

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

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

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庸用也歌詩歌也勅戒勅也幾事之微也惟時者無

時而不戒勅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勅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豪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為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總率也臯陶言人君當總率羣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蓋樂於興事者易至於紛更故深戒之也屢數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誕慢欺蔽之失兩

言欽哉者興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此臯陶將欲賡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賡續載成也續帝歌以成其義也臯陶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叢脞煩碎也惰懈怠也墮傾圯也言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也舜作歌而責難於臣臯陶賡歌而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茲所以為不可及也歟帝拜者重其禮也重其禮然其言而曰汝等往治其職不可以不敬也林氏曰舜與臯陶之賡歌三百篇之權輿也學詩者當自此始纂註陳氏大

之治至於功成作樂極矣然危亂之幾常兆於治安之極聖人安不忘危上下交相警戒故史既載韶樂復記歌詩歌詩亦樂之本也蕭韶九成舜之治已極於至成惟時惟幾舜之心方慮其至微治功雖已極聖人本無極也○新安陳氏曰歌者和樂之發也當和樂之時不忘戒謹之意惟虞舜能之後世歌功頌美之歌安識此

意又曰歌之序意在於戒天命而謹時幾歌之所謂喜  
喜於乘時圖幾也所謂起起而乘時圖幾也所謂熙則  
其乘時圖幾之效驗也君臣能如此庶可戒勅天命而  
永保之矣○真氏曰范太史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  
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肖者  
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  
聳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斯言得  
之然帝之歌本為勅天命而作君臣唱和乃無一語及  
天者修人事所以勅天命也後之人主宜深體焉○陳  
氏大猷曰喜起熙帝欲振厲充廣也臯意謂无妄不可  
以復往極治不可以更加故因帝振奮增廣之意而欲  
其加謹慎省察之心凡作興必謹守成憲而欽哉不可  
輕於有為也又必屢察已成之治而欽哉不可玩夫已  
為也於是虞成其歌謂君臣惟當明良而已不必過於  
喜起也庶事惟底於康安而已不必過於熙廣也乃所  
以凝泰和也君有賴於臣故先股肱臣有望於君故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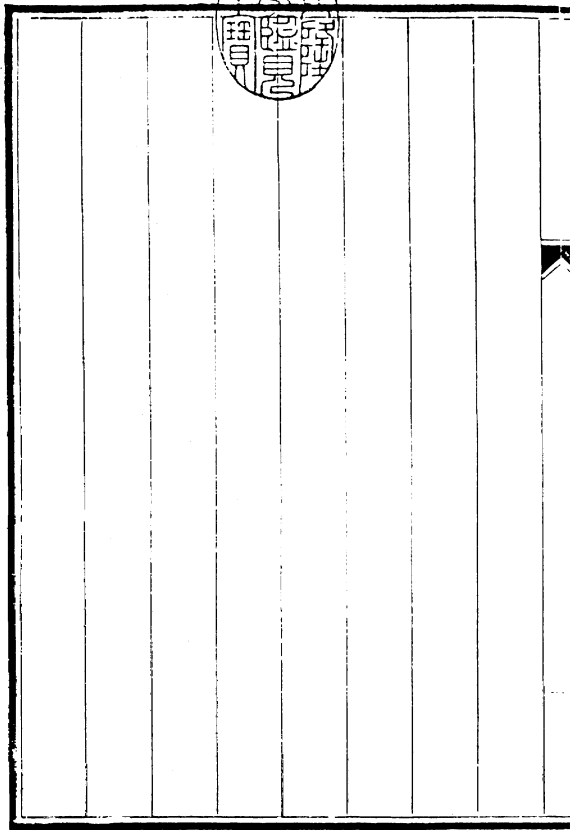
元首臯意猶未已謂明非聰察之謂聰察則流於叢勝  
良非軟熟之謂軟熟則流於惰偷君叢勝則臣惰偷萬  
事墮壞矣前言庶事此言萬事甚言叢勝之害事也不  
過而失於激亦不急而失於廢真可以凝泰和而保天  
命矣往欽欲君臣自此以往無不敬也典謨之書皆以  
欽終之九成之歌勅天之歌非可以二觀也虞之韶不  
可得而間帝之歌猶可得而詠韶雖  
亡不亡者存焉學者宜深玩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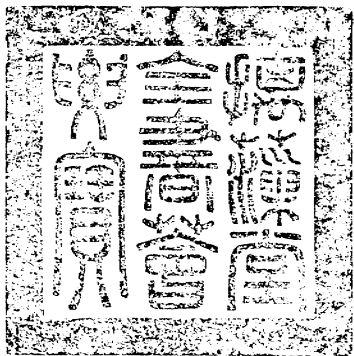
書傳輯錄纂注卷一下



謹案第二頁前三行帝王之間也刊本間訛聞今  
改

第十五頁後四行為所節制刊本所訛人據彙纂  
本改





校官庶吉士<sub>臣</sub>張能照

對官檢討<sub>臣</sub>盧應

膳錄監生<sub>臣</sub>閔思紀